

谷子低着头，灵魂一直站着。一棵谷子，生长在沙岭坡地，常常以沉默的方式，洞察人间万象。谷子不一定是村庄的，它有时会走出篱笆墙圈起的院子，到别处走一走，借着风雨，逆流成长。最后，结一枚金灿灿的穗子，无人问津不要紧，总有三两只花喜鹊，和它挨着坐下，一点一点把米粒揣进肚里，这是谷子心甘情愿的，没有谁逼迫它。鸟类和谷子也是朋友。

春天的时候，一块地醒了，接受颀头和犁铧的梳理，农具们最懂节令，该犁地时犁地，该锄草时锄草。村庄的先祖们，早早打造好一件件耕耘收获的家什，让其孔武有力，锋芒毕露。种子，经过精挑细选，通过一只手，落入泥土。一场场细雨，一阵阵微风，一来一往。谷子就破土而出了，谷子伫立在村庄高处，望一眼，村子上空一缕一缕洁白的，笔直的炊烟，愉快地摇曳一下身子。一天一天，谷子与主人进行着旷日持久的交谈。谷子在完成一个使命，它被脱去壳后，进入一口锅里，火苗和高温的熬炼，直至盛在一只瓷碗，喂养人的胃。谷子就是谷子，不曾高高在上。对世间万物，充满虔诚和敬畏。

人出生时是哭着的，谷子没有哭。谷子的疼痛隐匿在身体内，不想揭开被人发现。在村庄走过四十年，谷子始终活在父亲的手掌心，每年三月，父亲都择一块地，撒一些谷子，让它在父亲的注视中，慢慢苗壮，成熟。谷子蜕变成小米后，有一部分送给老亲旧邻，留一部分自家吃。千百年里，小米活在唐诗宋词的沃土上，也在经典小说中频频呈现。有关小米的角色，不容轻视，它是几个时代的缩影，也是历史长河的标签。小米和父辈们坚守在大地，在村庄。成为一座城市和乡村，不朽的雕塑。小米的气场和骨头，值得世人敬仰。

谷子是在村庄长大的，但谷子被收割后的命运，也很颠沛。首先，它离开簸箕，变作晶亮晶亮的小米，捆在一只布袋中，坐一辆车，马

我居住的小区滨临渭河，出门就是公园，四季花香鸟语，景色宜人。清晨有布谷声，入夜蛙鸣如潮。有时正和妻吃饭，忽闻窗外燕子啼呢，寻声望去，却不见踪影。斑鸠和喜鹊是一年四季常客，它们在草地、树林、街道和阳台上高飞低荡，快乐唱歌。在城市这片钢筋水泥森林中，还能听到如此熟悉的声音，真有一种温暖和感动，这是故乡的声音啊，每每此刻，我都仿佛置身在赵大塘的少年时光中。

春分过后，赵大塘的秧苗开始分插，社员们一字排开，弯着腰倒退着插秧，他们左手分秧，右手插秧，像在田野上编织。秧插在水田，像孩子们写在练习本中的字一样整齐。这个节气，布谷鸟先行登场。布谷鸟一大早就“咕咕、咕咕”叫着，雄鸟叫声浑厚，雌鸟叫声婉转，宛如情侣对唱。小学课本有谚语：“布谷布谷，割麦插禾”。听到布谷鸟啼叫，母亲就起床忙活了。母亲说，布谷鸟勤快呢，可就是怕见人，总是躲在秧田里。的确如此，我至今都没见到过布谷鸟的样子。布谷鸟也叫杜鹃，叫时啼血，形容悲戚，故躲着人。相反，白鸞却大大咧咧的，在秧田闲庭信步，时起时落。白鸞独自觅食，特安静，到了傍晚洒落赵大塘水面那片树林时就打斗起来，纷乱吵闹不已。

燕子春天也回来了，黑色的头背，白色的肚皮，剪刀似的尾巴，非常可爱。“旧时王谢唐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”。燕子飞回来时，母亲就会说，你看还是去年燕子呢，唱的歌都和去年一样。我喜欢燕子在屋梁或屋檐前盘旋，喜欢看它们衔来新泥筑新巢，喜欢看窝里乳燕张着黄丫小嘴喳喳要吃吃，喜欢燕子落在电线上悠然地唱歌。燕子有时也群聚，在暴雨来临前的池塘上，在刚刚耕犁过的水田上，许多只燕子在高高低低地翻飞，每只燕子都仿佛是母亲教唱的儿歌中的那只：小燕子，穿花衣，年年春天来这里……

仲夏，中午头，正热，钟似乎都要停摆，社员们也要休息一会，但知了这时候最欢，它们躲在浓密的树梢间，躲在叶子下面，故意地、使劲地叫着。父亲光着膀子睡在堂屋的凉床上，母亲带着妹妹和弟弟睡在里屋，我听着知了一阵接一阵“吱吱吱”地叫就烦，没有丝毫困意，我想庄子的小伙伴们一定在等我，或已泡在水里了。父亲在家时我有些胆怯，但我还是常常溜了出去，与小伙伴们在赵大塘划着猛子。我们时而仰游，望着万里无云的天空；时而抢游，争先游到塘中间那个峰墩；时而潜到水里，看谁一口气憋得时间长。水面温热，但水底清凉，心情也大好，再也听不到那烦人的知了声了。现在岁数大了，反而觉得知了声特好听，是蝉，也是禅，“居高声自远，非是藉秋风”，禅意幽深。

我知道你的小秘密

任俊

“我知道你一个秘密，下课去去一下我的办公室！”我对着沈恒眨了眨眼睛！
沈恒懵圈了几秒，聪明的他，立马狡黠地咧着嘴，摇着头：“我不信！”
如此这般反复，一点也不出人意料。这个孩子本学期才转来，可有关他的故事多得很，一箩筐还还是超大号的才能装得下！
背书背得磕磕绊绊，他和我说：“能默写出来，干吗非要滚瓜烂熟？”

家庭作业没写完，他又和我：“课堂上都写过作业了，为何课下还要写作业？”

坐姿不端正，腿跨过道，蹭到旁边桌下，和我说：“用心听课呢，没注意坐姿！”

晚上洗澡，他站在洗衣机和宿舍管说：“它衣服都能洗，不能洗我？”

和数学老师据理力争：“你都能骂我，为何我不能骂别人？”

这样的事儿，在沈恒的一天24小时里，除了夜里安静休息的几个小时外，是经常发生的。五年级的学生，自主意识逐渐增强，喜欢用批判的眼光看待事物，甚至对老师、家长、同学的正当干涉进行反抗和抵制。这个成长的特点我能理解和认同，但这不能成为纵容他们不正确是非观、价值观的借口！我们各科老师常常被他惹得哭笑不得，周围的同学也渐渐疏离他。为此，我绞尽脑汁，想尽办法，想要改变他。把他叫到身边，语重心长地和他谈心，摆事实讲道理给他听，这样的方法试过好几回了。每回这孩子听得极为认真，头也点得特别真诚。一转身，课堂上照例回头，逮着机会对喊他的同学挤眉弄眼，传小纸条儿。

“你不信？那我现在说了——”我故意拖长了声调，对着全班，几欲张口。

“别！别！”沈恒快速地从位子上站起来，睁着

谷子

张淑清

车，牛车，四轮车，进了城市。灯红酒绿的繁华街头，谷子四下环视，这里没有绿草，没有一片土。它很孤独，红灯停，绿灯行。无论怎样高贵的车，都要按照交通规则来，谷子过了十字路口，上秤定量，进入一家家超市，酒店，一间间房子。那些房子，有奢华的，朴素的，古色古香的，也有简陋的，谷子来不及欣赏城市的风景，就被束之高阁，用时，泊在电饭煲或者其它炊具中，做富人、穷人的一碗粥，小米煲的粥，极具营养，老少皆宜，产妇，病人，吃得最多。也是城乡居民餐桌上，必不可少的美食。谷子不习惯城市快节奏的生活，它像背井离乡淘生计的民工一样，在劳务市场，站成一排，面前竖着一个牌子，写着各自的工种：木工、瓦工、力工；水暖工，电焊工，他们眨着一双茫然的眼睛，等待被捉走。有乡下来贩卖谷子的人，一布袋小米，二十斤抑或多一点，坐在市场的一处角落，袋口敞着，小米默不作声，听着稀稀拉拉的几个买主，和主人讨价还价，然后，又被码在卫生菜篮，拎着去了另一家。谷子知道，横竖都是下锅的待遇，所以，遇事坐怀不乱。大义凛然地赴一次次死亡之约。谷子在城市车流湍急的环境下，经历久了，反而镇定自若。也许，这就是宿命。人何尝不是？

人从村子里出来，朝气蓬勃，想干一番大

谷子

张淑清

事业，殊不知，到城市后，碰得头破血流。无精打采回去，怕人取笑，硬着颈项，活着。人没法活出谷子的气定神闲，谷子心里毫无杂念，生死由不得它，不如放下。我像一粒谷子，住到面积不大的楼房，与鸟儿，阳光，拉开距离。很长时间，看不到一只麻雀，偶尔听一次鸟鸣，也是兴奋。城市的日头，总挂在三十楼顶上，摸不着，看得也不清晰。不如村庄，云彩太阳，月亮星辰，就在触手可及的地方。

现在，我想村庄的人和物，只能驱车回去，换上以前的旧衣裳，刨地垦荒，把甬道的芨芨草除掉，清理清理落满树叶的院子，在房后种一块谷子，隔三差五，来老宅小住几日。谷子耷拉着头时，在地当间插一个稻草人，仅仅是吓唬吓唬雀儿，其实，鸟儿能吃多少？秋后，用一柄镰刀，收割，脱粒，鸟吃剩下的，足够我们吃半年。随着岁月的更替，对谷子的爱，已经扎根在心底，尘世沧海桑田，我依然波澜不惊，给谷子在村庄，安一个家，留一块地。让它生生不息，同村庄生死相依，不离不弃。

谷子深入人心，跋山涉水，走过很多城市和民族，谷子走的路，比我多几十倍，它行走江湖，美丽的烟雨江南，白雪皑皑的北方。从白山黑水，到天涯海角，从古到至今。谷子一直意志坚定，活在民间的每一个有烟火的村落，山川



诗与画

方明明/配诗

盛近/摄影

秋在风里吹着哨
抚过原野 跨过山岗
树林听见了，抖动树叶
稻子听见了，扬花抽穗
玉米迎着秋风
露出金灿灿的笑容
苹果红了
像五线谱上的音符

在果林里上下跃动
……
一个人手持镰刀
站在田垄上
心里露出的欢喜
被村头村尾
广泛传闻

散文

年前回老家，见街口已不见了从前的热闹。赶集的人，不是开小车，就是驾电车，连自行车都很少见。十多年未见，老黄还是老模样，只是略微微驼了。估计有七十好几了，但精神头还在，挑着两个半蛇皮袋红芋，到街上卖。

与老黄的相熟，源于我在老家的

那年秋末下午，我骑摩托车从

南边小镇亲戚家喝喜酒回头，半途遇见老黄

在路边吸烟。我只是好奇，停下摩托车侧看

一会。只见老黄吐过后，仰起头来。“乖乖哟，

吐掉啦，真舒坦！”

与老黄的人，就算不认识，也有些面熟。一阵交流才了解，老黄也是走亲戚家，酒后便往家赶。走得急了，酒在肚子里闹腾，不吐不快也不行。算路程，离家还有四五公里，我不忍心看着酒后的老黄一个人徒步，硬是拽他坐上摩托车，一直送他到家。虽说老黄家与我相距两公里。

“年下天冷，怕红芋冻坏了可惜，趁天晴弄到街上，便宜点处理掉了。”多少年没见过面，老黄放下担子，接过我递过去的烟，满面笑容。

邻庄两个买菜的妇女路过，瞅见老黄蛇皮袋里的红芋，讨还好价钱，两块钱一斤，便各自挑选起来。

两个妇女很麻利，每人买了不到十斤，称好后便付钱。只是趁老黄找零钱的空档，各自顺手从老黄的蛇皮袋子里拿了一个大大的红芋。见状，我心里很不舒服，但碍于是妇女，且都是面熟的，只能说点不咸不淡的闲话。

湖泊，瓦砾石缝之间，活在一只碗里。谷子与生俱来的沉稳踏实，让我总想做一棵谷子，摒弃身上的浮躁、矫情，一步一个脚印，把人生的路走好。我搬来村庄的泥土，在花盆里种几棵谷子，护它周全，夜阑人静的晚上，我和数棵谷子，互相对视，心有灵犀，在远离故土的城市，抱团取暖，以解体内郁郁葱葱的乡愁。

我和谷子，不是爱情里的一见钟情，也并非偶遇，祖父和父亲，与谷子相偕相依，走过饥荒年月，父亲又教会我，如何种植谷子，怎么跟谷子相处。父亲说，谷子曾拯救过整个民族，以及不同时代的人。谷子是我们的恩人，任何时候，不要忘了谷子赋予人的恩情。我明白，一粒谷子，父亲为何视若珍宝，它能给人生命的滋补和延续。在城市，我时常看到有人丢在垃圾桶里的粮食，白花花的馒头，黄澄澄的蛋糕，香喷喷的稻米，有时还可以碰上完好无损的鸡鸭蛋，有老人捡起，这些丢掉的食物，拿回家热一下吃了。一粒谷子，它需要父辈们，弯下多少回腰，流下多少汗，收割到的，计算过吗？

谷子活着是一种不卑不亢、不屈不挠的精神，一粒谷子，成为一粒小米，这中间必然有细节和故事可挖掘，它是一个村庄的告白，更是一个人深藏不露的心灵史，在不同身份的人手心里。走来走去，谷子是中国的，也是世界的。谷子生在乡村，不全属于乡村，就像这里一个一个人走出去的人，走到哪里，也洗不掉身上的肤色，血脉里的土腥味。

在城市待了十年，无风无雨的日子，给自己煲一碗小米粥，吃着粥，感受一下来自村庄的温度，给朴朴丁的靈魂，点燃一盏灯。暖着自己，同时也暖着家人。



散文

做一株水稻

也好

潘晓春

1

我已习惯在一道田埂边停下
引水入田
水稻拔节的清香追随后
我得停下
等它的味道浸透我的衣襟、肌肤
化作更多的汗水
穗儿才会安心扬花、灌浆
风才会开心传递秋天的好消息

2

那是一只田鸡
黑色的羽毛，红色的冠
它也曾披着夜色鸣叫——
百吨！百吨！
是一只母鸡吧？多么火辣地
呼唤爱情
它有吃虫子的习惯啊
做果偏精明长势最好的秧苗
那些年，二丫也大胆地爱过我
只怨我穷得只剩一把铁锹，一张犁
她哭着躲开我的那会儿，秧苗
正痛苦地分蘖
像这只漂亮的水鸟视我为草芥
狠狠地将我踩在脚下

3

炊烟开始踮起脚尖儿张望
如麻的农事
村庄尽头是高高的三仙山
我的皮肤黑到彻底
感谢毒辣的太阳杀死
长在我骨头里的懒惰
儿子又在和秧苗比高
我想捉住一只蚂蚱作为奖品
却一次次失败
风赶在天色渐晚的节点将我影子吹落池塘
三仙山的影子也在水里
我和它挣扎了好久
才从夜色中匆匆上岸

4

说说父亲好吗？
棕树皮似的手掌握着一家人的温饱
田野在他手下那点变绿
久旱：稗子、莎草、千金子
趁机围攻禾苗
烈日里，笨拙的父亲脾气异常暴躁
时常抓住一株细小的杂草不放
南来的风没有告诉六月
下一周有雨
满天星斗扰乱父亲的梦
后来父亲患上头疼病久治不愈
我认定和大雨落地之前
没有拔完那些头疼的杂草有关
今年清明我特别心酸
父亲的坟依然有顽固的野草返青

5

我后悔用污秽的词语咒骂过老天
你看大雨来临，稻田在海面翻滚
这般惩罚谁能甘心
我抓住船缆自以为抓住了
濒危的命
我确定是在海上呀，还有枝形的闪电
划过夜空
几个巨浪砸过头顶
雨停。我睁开眼
一道彩虹挂于天际
我倒是在满是贝壳的海滩
一群渔民围拢过来扯着嗓子喊我：
水稻！水稻！站起！
醒来。我反复琢磨——
变成一株水稻或许
是我七千年前修来的福气



诗歌

想去抚摸一下那片茧掌，体味一下不一样的岁月留痕。

“我扫给你吧。”我掏出手机，打开了微信支付。

“真是巧了，上个月才买的新手机，微信以及里面装钱的卡，也是村干部帮我弄好的。拿你的钱，俺觉得真不好意思呢！算了算了，别给钱了，自家地里长的，不金贵的。俺家里还有好多呢！”老黄又将新手机装回裤口袋里。

我随手将老黄的手机掏了出来，简简单单就打开了没有设开屏密码的微信支付程序，扫了两百块钱过去。

第二天本想起个早，打几式太极的，可一睁眼，天已大亮。草草穿上球裤和背心，去开了大门。

哦，是谁放了两瓶雪碧在门口呢？两瓶用布条拴在一块，油乎乎的。我提起来闻了闻，扑鼻的芝麻芳香！原来是两瓶老家的麻香油。

我立马明白了。是真的，这个老黄。



副刊

本版责任编辑：流冰
邮箱：543385541@qq.com